

风物 深度

## 爱欲已死與《花束般的恋爱》：你肯定自己爱他？年轻人这样分手不负责任吗？

真爱成为时代的稀缺品，在没有了古典爱情故事里那些无法逾越的困难之后，现代人的爱情困境主要来自内心对爱的怀疑。



《花束般的恋爱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特约撰稿人 叶倩雯 | 2022-03-10

“累觉不爱（自己很累了，没有力气再爱了）”是生活里常常听到的一句话，现代生活让人喘不过气，爱情似乎成为奢侈品。但看了最近在大陆上映的日本电影《花束般的恋爱》，有朋友直呼想要再次恋爱，感受曾经的甜美与酸涩。尽管这是一部去年就已经面世的作品，但在大陆网络上依然掀起了讨论。

截止到目前，这部电影的票房已接近7000万人民币（放在大陆文艺片市场是十分优异的表现），仅仅在豆瓣一个网站就有35.5万人看过该片，不少人表示电影里的爱情故事就好像是专门为豆瓣文青“特供”一般，精准地描摹出他们的生活状态。

《花束般的恋爱》是导演土井裕泰和编剧阪元裕二自《四重奏》之后的又一次合作。大学生山音麦和八谷绢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的爱好，简直可以称之为“世界上另一个我”。但是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段感情从日夜畅谈文学、音乐、电影的“乌托邦”，渐渐地堕入现实，不得不深陷在柴米油盐的繁琐之中，最终带着不舍和遗憾分手。

尽管有人认为这部电影的主要受众是“豆瓣文青”，他们不懂得生活的艰难，所以才会认同电影里看似不负责任的情感。仿佛有了人生阅历之后，人们自然会明白理想爱情的渴望不可及，从而变得更加现实。但在我看来，这部电影正是试图触碰爱情真相的一部作品，它展现出的正是爱情死亡的过程：如同一束鲜花，绽放之后就只能是枯萎。

“随着所有生活领域出现的一种积极化趋势，爱情也被驯化成一种消费模式，不存在风险，不考量胆识，杜绝疯癫和狂迷，避免产生任何消极和被否定的感觉。舒适的感觉和无须承担任何不良后果的刺激取代了痛苦和激情。”





《花束般的恋爱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## “爱无能”是一种集体症候

我们生活在一个爱欲死亡的时代，为此哲学家韩炳哲颇有心得，为此他写作了《爱欲之死》这本书，并且指出：“爱欲以超验性、彻底的独一无二性为前提。当今社会越来越像一个同质化的地狱，而爱欲的经验不在其中。”由此可见，爱情从来不是两个人能不能走进婚姻，一同承担生活的责任那么顺理成章的事情，它的百转千回既关乎现实社会的变迁，更是一种深沉的哲思。

乍看上去，麦和绢的分手有些不负责任，没有第三者，生活也没有困顿到无以为继，他们一如最初，只是都市里最平凡的“打工人”，却因为没有办法喜欢同一本书或者同一部电影而分手，以至于老导演谢飞在豆瓣上吐槽这是年轻人的“不负责任”。

事实上，这样的故事在我们身边并不少见，正如情感类自媒体多数都在教育现代人婚姻和恋爱最重要的就是“同频”。如果无法一起成长，最终只能以分手告别。《花束般的恋爱》最好的地方就是可以跳出这样相对“庸俗”的套路，用真诚的细节展现出一种真正属于青春的执着与迷惘。

最初，两个人都没有工作，但他们却能够在蜗居里守护着自己的幸福，哪怕仅仅是牵手买面包这样的小事，也能让麦产生“我的愿望就是和你维持这种生活”的念头。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彼时的两个人以看一本小说会不会流泪作为对人的褒奖，而电影的最后，麦却失去了这样的敏感。他一次次错过和绢的约定，不再喜欢看文艺电影，业余的时候只想用“消消乐”打发时间，社会让他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“成年人”。

电影正是通过展现一对原本相爱的男女渐行渐远的故事，来表达社会对个体异化的思考。电影里有一个细节让人难忘，麦所供职的物流公司发生司机将货物倾倒进大海的丑闻，当司机被警方抓住后给出的理由是：“我不想从事谁都可以做的工作，我不是工具”。这个情节虽是电影里一处看似不重要的片段，却表达了对社会规训的反抗：社会规训并非金科玉律，是将人变为工具的桎梏。

其实他们根本无法肯定自己是否真的爱着对方。真爱就是这样成为时代的稀缺品，在没有了古典爱情故事里那些无法逾越的困难之后，现代人的爱情困境主要来自内心对爱的怀疑。



《花束般的恋爱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《花束般的恋爱》没有将故事简单局限在主人公的情感故事，还描绘了他们周围的一群年轻人的生存状况。这群人生活在日本经济下行的时代，大学毕业意味着失业，不得不打零工维持生活，因此用各种方式逃避生活……因为异化，当代人似乎正在成为无法相爱的物种，“爱无能”渐渐成为时代的病症，韩炳哲预言了爱不再具有任何的超验性：“随着所有生活领域出现的一种积极化趋势，爱情也被驯化成一种消费模式，不存在风险，不考量胆识，杜绝疯癫和狂迷，避免产生任何消极和被否定的感觉。舒适的感觉和无须承担任何不良后果的刺激取代了痛苦和激情。”

电影里以麦大学的学长和女友作为故事主线的补充：学长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摄影梦想，因此由女友在银座陪酒挣钱，但因为男方有暴力倾向，这段感情还是惨烈结束。此外，麦与绢选择在朋友的婚礼之后分手，也似乎表达了对“干长地方”的情感的质疑和讽刺

电影的主创安排的一幕颇具巧思，麦对绢不舍，提出了结婚而不是分手，他的理由是爱情总是会消逝的，但亲情可以代替爱情，一对夫妇完成了养育孩子等琐事之后，就可以平安的终老。就在绢沉默不语的时候，一对年轻的伴侣走进了餐厅，他们就如同当年的麦和绢，言谈中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，暗示了麦和绢关系依然死亡的局面。最终，麦和绢达成了一致，他们选择了和平分手，一年后重逢，彼此都有了新的伴侣。

可以说，电影折射出日本当代青年的普遍面貌，也为麦和绢情感的走向奠定了现实的基础。其实，早在两个人相爱的最初，绢就担心爱情会有消逝的一天，电影借用她所喜欢的博主的文字点名这点——“爱情终将逝去”。我不认为这是文艺青年自怨自艾的表白，而是对爱欲之死的具象化展现。

当进入职场之后，男性会因为经济的压力倾向于建立一个传统的家庭，让自己得以有一个休憩的“港湾”；女性则会因为获得了财务的自主权变得更加自信和勇敢，拥有更清晰的好恶和人生规划。



《偶然与想像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行笔至此，不妨拿这部作品与在国际影坛大放异彩的《偶然与想像》（滨口龙介导演）进行对比，两部作品不仅在演员选择上有所重合，在精神内涵上也有相似的地方。作为短片集的《偶然与想像》中的第一个故事“魔法”就很像是《花束般的恋爱》的另外一个版本。电影同样有前任男女朋友“偶遇”的桥段，不同的是滨口故事里的前女友后悔并打算追回前男友，却又在不置可否的情绪下选择了放弃，其实他们根本无法肯定自己是否真的爱着对方。真爱就是这样成为时代的稀缺品，在没有了古典爱情故事里那些无法逾越的困难之后，现代人的爱情困境主要来自内心对爱的怀疑。

## 变化中的性别观念

积极地看，爱欲的死亡或许也因为传统的两性关系发生了变化，女性无法继续扮演“贤妻良母”的形象，完成男性对“举案齐眉”的想像。

绢作为女性，却一直是爱情关系里主动和清醒的一方，两个人的恋爱和分手，她的表现都要更加积极和主动。最初，是她发起了第一次约会的邀请，也是她忍住了不舍，坚定地分手。纵观两个人的相处，绢从来没有开口抱怨过生活，宁愿自己打工也要鼓励麦的漫画事业。在压力中，她没有放弃自己喜欢的文艺作品，甚至放弃了好不容易考到的会计师资格，转行去做自己更喜欢的行业。她的选择反而代表了新一代女性的自觉。尤其是当麦提出结婚后可以供养绢做喜欢的事，绢却选择了拒绝。

作为男性，麦受到的社会压力更大，他拒绝了父亲“子承父业”的安排，想要在东京立足，无奈毕业后求职屡屡碰壁。应该说，麦是勇于承担责任的，为了养家糊口，他放弃了画漫画的梦想，转而从事了物流行业。但是，工作后的麦几乎放弃了自己从前所以的爱好，努力地将自己塞进社会的模具之中，成为了自己从前最不喜欢的类型。在这段感情里，麦一开始是绢精神上的“同路人”，却渐渐变成了之想要结婚生子，不考虑精神共鸣的普通男人。

新一代的女性无法再像绫那样生活。比起孤独和痛苦，她们更怕婚后“温水煮青蛙”一般的自我消耗。





《花束般的恋爱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电影不断通过画外音的方式展现出麦和绢的内心活动，从头到尾绢期待的都是一位心意相通的恋人，而麦却在慢慢发生着改变，对情感的需要越发现实。电影里他曾两次向绢求婚，给出的却是让人失望的理由。甚至，与其说麦是因为爱情结婚，不如说是因为合适，或者是因为社会的要求。

说到底，当进入职场之后，男性会因为经济的压力倾向于建立一个传统的家庭，让自己得以有一个休憩的“港湾”；女性则会因为获得了财务的自主权变得更加自信和勇敢，拥有更清晰的好恶和人生规划。

或者连麦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当他提出让绢回归家庭不用工作的时候，那几乎就是对自己并不喜欢的父亲的继承。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曾在自己的著作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》中指出现代家庭是现代工业社会歧视女性的根源，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在这个场所实现了合谋，其中“女性回家”绝对不是对女性的保护，而是一种剥削，她们将退回到家务劳动不被视为有价值的工作的家庭，并“服役”终生。

电影里，麦的那位喜欢摄影的学长因为意外去世了，葬礼结束后曾经的男性友人都很伤心，女性却有些面面相觑，这件事加深了麦和绢的裂痕，电影借助绢的画外音讲出了真实的想法：她没有办法认同一个对女友不够忠诚还动手打人的男性。

面对同样的人和事，男女看到的東西是截然不同的，电影一边对麦有着无限的同情，一边也尖锐地展现出他的局限性。他所谓的“责任感”其实只是一种表象的成熟，是一路的妥协和对自我的放弃。

有趣的是，《偶然与想像》的第三个故事就是对麦和绢如何结婚会如何的回答。在这个名为“再来一次”的故事里，夏子为了找到自己高中时代的同性恋人回到了家乡，在车站偶遇了样子相似的女人绫。

阴差阳错间，两个人都以为对方是自己认为的“同学”，并将潜藏在自己内心20多年的秘密倾诉给了眼前的陌生人。夏子为了自己当年没有勇敢地表达爱情而后悔，绫却意识到时间将自己慢慢吞噬了。她选择了踏实本分的丈夫，生育了一双儿女，住在体面的大房子，却丢失了自我，丧失了生活的激情。

某种程度上，家庭主妇绫就好像一具高级的“行尸走肉”，她努力地扮演着母亲和妻子的角色，在发现丈夫心猿意马之后，也没有勇气和动力揭开生活的假面，完全作为家庭的附属品存在着。夏子的出现就是对绫生活的一种警醒，电影的最后，她终于想起了自己高中好友的名字，开心地与夏子拥抱告别。因为这种想起，代表着绫内心真正的自己被唤醒了。

“女性回家”绝对不是对女性的保护，而是一种剥削，她们将退回到家务劳动不被视为有价值的工作的家庭，并“服役”终生。



《花束般的恋爱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带着这样的目光去看《花束般的恋爱》，我就更能理解为何绢坚持和麦分手，新一代的女性无法再像绫那

样生活。比起孤独和痛苦，她们更怕婚后“温水煮青蛙”一般的自我消耗。

其实从《花束般的恋爱》到《偶然与想像》，我们看到了爱情的多种可能性，也看到了“爱欲之死”的某种时代寓言。悲观地看，现代人可能无法再拥有古典爱情的忠诚与隽永，孤独是不可避免的；但换一个角度审视，在变动的时代，女性的性别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亲密关系的内涵必然随之改变，婚姻不再成为人生的必选题，年轻一代应该如何理解爱和责任，或许早就应该跳出原有的框架，呼唤新的可能性了。